

朝廷之有四分五裂土崩瓦解而已印度之禍殷鑒不遠然則皇國之危急於燃
肩誠正東西和協戮力邦家為御侮之要策也容保恭頌處之寬典則不戰 天
戈帖服與羽 皇威赫耀民免塗炭今日之事莫過于此我主齊憲所盡心竭力
亦在于此也區區小輩遠觸 宸怒至以修德為仇以盡忠為賊主家之寬何所
告訢此微臣所為肝膽迸裂代為申明者矣况與羽之為州遐陬僻壤 王化之
所未霑德教之所未及人民頑梗風俗鄙陋與中州大異惟徐道之則感悟向
風而急驅之則激切梗化初不知順逆之為何物其形可惡其情亦可惡也仰
望 朝廷以含宏之大度行原宥之寬典以高明之年見照壅塞之下情休兵
止戰則與羽之民感泣歸降可立而待 朝議若不出於此而驅六師以挂二州
天兵之所向雖雷震腦擊不難勦滅而玉石俱焚以致二州數萬之生靈肝腦塗
地揆諸仁民愛物之心當其然况又激慮生變或至為叢驅爵使民心叛
乎現屆近冬冰雪將來二州兵氣益健其於用兵東西難易果何如哉臣伏
願國家顧全大局開豁小過乃為至計不勝冒昧待罪之至謹再拜慶應
四年戊辰八月九日

右一篇戊辰之變所奏于 朝廷者原書係於鄂文頃應
與羽人之書譯以漢文伏請正

明治十三年 十月一日

宮島誠一郎拜



一腔忠憤出之以哀懇誠款委婉
曲折中絕不露激昂詞氣此上
書之極則宜其能動聽也後路
指陳當日利害情形尤為詳盡
使君於此固自不凡

庚辰八月廿六日大埔何如璋識



戊辰八月上 關書



朱澤之潘軍監宮島誠二郎再拜謹上封章鄉者承藩主上杉齊憲之命與
仙臺藩守伊達慶邦臣某齋奧羽列藩連署書代陳情于 朝以五月二十六日
自仙臺發漁船取海道而來途聞弊藩與仙臺共觸 天譴沒收藩印嚴禁
二家臣歸入 京師不勝惶恐之至伏思顧此事必因二藩處分會津之事未詳達
于朝廷也逕欲伏 闕備陳則如嚴譴在身何於是擗天蹈地叩額作書以奏之
于 關下今春奧羽鎮撫總督使之來仙臺也命我藩主齊憲與伊達慶邦為
討會先鋒齊憲奉命即出兵境上以待然我藩之於會津夙有隣誼無一言勸
諭而突然加兵則于心有所不忍故于四望日齊憲使參政某發行營入會津說
以開城謝罪之事且曰若不見從則將相見于戎馬之間而無如松平容保不從也齊
憲又遣支族上杉玄水中老若林文瑞至會津再申以大義反覆辯論情辭甚
苦容保始勉從之而藩士大夫復不肯從曰我主容保曾入衛 京師勞勩有功
蒙 宸賞有何逆罪而受開城之辱若師出無名則我輩與城共斃耳伏水之
事倉卒驟發勢不得阻至遭 天譴今貴藩重隣好前來救援詎不可抗請
無開城受辱則唯命是從如其後命則請姑紓期以待我老臣等諾之于是容保
使其臣梶原景武及伊藤某山田某持表哀訴于我軍門我藩及仙臺重臣出接
先是仙臺奉督府令出兵已戰于會津之東疆故責之曰我主慶邦親率兵出戰
汝主強項不服今汝主離城屏居無謝罪實効則我兵不可解汝速歸告容保斬
伏水之主謀割會津之封土以謝罪景武等承服而去閏四月八日再來我軍門告
以割封斬首之議已決務懇乞哀於是我藩與仙臺謀召奧羽諸藩重臣于奧羽白
石磯之齋憲聞之曰此重事也我不得不往九日發米澤檄白石與伊達慶邦共詣
岩沼見督府九條道孝據述容保哀情以書乞宥罪督府顧之曰連奉之
朝廷以釋之二人善者之列藩以待命至二十日督府俄下令曰容保大罪不容于天地
宜速征討列藩愕然不知所出皆曰自古降者受之今容保謝罪 朝議誠宜宥極
督府已顧之而猶不免何物枉以假官軍以釋私憾此必非光明正大王者之師也白
石盟約於是未成矣二十四藩憤然合從遂解討會之兵以拒官軍飛檄四方實聞
四月二十日此即東西戰爭之發端也今也奧羽之事情不貫徹于 朝廷兩軍相持兵
連福結不堪痛哭流涕之至我主齊憲繼述祖宗遺訓信義我治國特勤 王事
先朝屢賜褒賞累官至左近衛中將今有何所怨而挨戴于 今上臣職臣心天
神共鑒且考今之時 朝廷內政未平外交未固洋夷跳梁海口互市時局一
新艱難百倍加以鄂羅斯將乘隙于我若一朝觀釁而動南覬覦而東則奧羽實
北門之管鑰萬一窮濫之民通款于彼非獨奧羽非 皇國之有即全境亦非